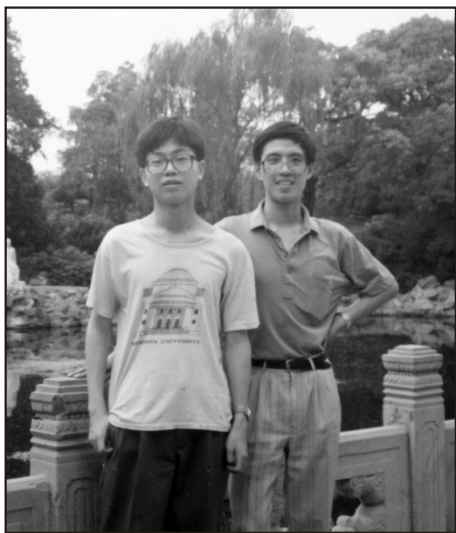


那些日子，那些事

○黄青山（1988级机械）



熊守美老师（右）与黄青山

那些日子，已渐渐远去；那些事，仍历历在目。离开魂牵梦系的清华园已近20年，渐生捡拾失落记忆之心，只为那些曾经的点滴。

那些老师

清华的老师大多有着鲜明的个性，或严厉，或宽松，甚或有些淘气。

当时的专业教研组有几位学部委员。有一位是大名鼎鼎、兄弟皆为学部委员的柳百成教授。记得上柳教授的课时，班里有位同学偷偷看着小说。被柳教授发现之后，硬是被赶了出去，曰：“上我的课，你必须专心听，不听就是对我的不尊

重。你可以不来，我不会点名，也不会因为你不上课扣你的分。但你来了，你就必须认真听讲。”而吴教授的脾气更大。做实验的时候，我拿电子天平称了个重物，被吴教授看见，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骂：

“这个是精密天平，精确到毫克，能称这么重的东西吗？”莫名其妙、觉得委屈的我反驳着，说我看了说明书，结果引来吴教授更狂暴的批判，双手挥舞着，让我有一种随时会挨揍的感觉。这个时候，带我做实验、已经是博导的老师，悄悄地拉了拉我，低声跟我说：“老头子是我的老师，他骂你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你就随便认个错吧。”

最宽松的老师，当属英语课。也许是课上得太平淡，时常有大量的同学缺课。而老师点名的方式，则非常奇特，点到一位没来的，就自己找个“生病了”之类的理由放了过去。

最严厉的老师，则是教“理论力学”的老师。期末考试，班里有两位同学的卷面成绩一模一样。成绩一样不稀奇，凑巧的是卷面错误也一模一样，结果两个人的总评成绩为零，还报到班主任那里要求处分两位同学。消息传来，班里群情激昂。因为该课考试时，两位同学正好一个在第一排，一个在最后一排，而交卷则是由老师统一到位置上收，显然没有作弊的可能。经过全班同学的联名申诉，课任老师

才不再追究。

有点淘气的老师，是专业课的林老师，海归博导。林老师的课，平时并未觉得特别，但期中考却令人大出意外。考题看着都熟悉，但就是不会做。考试时间结束交卷，同学们的脸色都异常沉重。而当考卷发回手里时，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是一声叹息。看着班里低沉的气氛，林老师说话了：“同学们，这次考试，让我很意外，大家都考得不错（旁白：说反话吧）！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有一位同学考得非常好（旁白：谁？），考及格了（旁白：太过分了，不带这么损人的）！你们不要在乎这个成绩，这个考卷，是麻省博士专业课程考试的考卷（旁白：@&\$#%，还有这样玩人的），你们能考成这样，很不容易。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不计入总评。”大概是因为期中考试的缘故，大家都特别认真对待这门课。令同学们大跌眼镜的是，期末考题异常简单，考个90分都算是低分了。

最没有原则的老师，大概要属“电工学”老师了。刚刚从美国回国任教的这位老师上课时总带着英语，还经常向同学们请教某个名词的中文。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，哀鸿遍野，近2/3同学不及格，最高分80多，最低分30多。经同学们苦苦哀求，该老师大笔一挥，30多分的直接加30分，40多分的加20分，50多分的加10分。最亏的是考60分的，原本成绩能排在前10，这回变成最后一名。

最值得感谢的老师，一位是班主任李老师，另一位则是高志老师。入学第一学期，李老师得知我脚后跟有个伤口感染一直未能痊愈，当时就从家里找来了一堆外

伤药。到了大二以后，又张罗着帮同学们找勤工俭学的机会。机械厂的勤工俭学以及后来帮李老师制图的补贴，对家境贫寒的我无疑是雪中送炭，让我的大学生活不至于因囊中羞涩而节衣缩食。

偷菜

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那么早，校园的冬夜总是显得那么漫长。晚自习结束，寒冷让我们更加饥肠辘辘。这个时候，如果能有一份冒着热气的夜宵，该是多么的温暖！

在7号楼的三年，夜宵多以泡面为主，偶尔去宿舍隔壁的“大学生之家”吃个馅饼、喝个蛋汤改善一下生活。搬到28号楼之后，吃腻了泡面、离“大学生之家”也远了，但28号楼的好处是有阳台。那个时候，几乎每个宿舍都在阳台上放着一个煤油炉。泡面煮着吃，可比泡着吃强多了，要是再打个蛋、放上点大葱大白菜那简直就是人间最美的佳肴了。

有理想，就得有行动，龚本顺同学立即付诸行动。每到要煮泡面的时候，龚本顺总会消失一段时间。回来的时候，满脸神秘地拿出一颗大白菜、几根大葱，闪到阳台上忙碌着。不久，一锅色香味俱全的泡面端了进来，闻着香味我们满眼放光地围了过去，有滋有味地吃着。

那阵时光，龚本顺就跟我们的保姆一样，保障着全宿舍的夜宵，不仅有泡面，间或还有大葱炒鸡蛋。偶尔不好意思的我们会问到哪里弄的大葱大白菜，但龚本顺总是一脸神秘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冬天的时候学生食堂的大葱大白菜都放在外面。

□ 母校纪事

不知道，龚本顺同学现在在家里是不是做饭的一把好手。

足球

大二下学期伊始，班主任李老师就说，希望大家本学期继续认真学习，不要因为世界杯、亚运会影响了学业。不知道世界杯为何物的我心里暗暗想着，到底世界杯有什么魔力值得李老师这么一本正经地告诫我们？

一个学期很快过去，紧张的期末考试即将来临。一个听起来激动人心的消息在同学之间传播着，大礼堂前的草坪上将有世界杯开幕式的大屏幕直播，而一教也将全程开放供同学们收看世界杯比赛。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，懵懵懂懂的我跟着岑崇来同学来到了大礼堂前，挤进人头攒动的草坪上。随着To Be Number One激昂的旋律响起，本来只是凑个热闹的我没来由地跟着人群激动起来。一声哨响，屏幕上的人们跟着皮球奔跑着。我的耳边，欢呼声、叫好声、叹息声、咒骂声此起彼伏。待到比赛结束，岑崇来同学仍然不肯离去，愣愣地看着屏幕，声讨着喀麦隆无耻的龟缩、米拉大叔狡猾的偷袭，扼腕着阿根廷的失败、马拉多纳的无奈。

此后的每一天中午，我都会跟着崇来或是佳平来到一教，一场一场地看，逐渐熟悉了戈耶切亚、卡尼吉亚、巴乔、多纳多尼、巴雷西、曾加、莱因克尔、加斯科因、古力特、巴斯滕、伊基塔、马特乌斯、克林斯曼……，知道了什么叫越位、任意球、点球……

从此以后，英超、意甲、德甲、欧冠、欧洲杯，有球必看，本是球盲的我

成了有球必看但不踢球的伪球迷，直到现在。

大三开学不久，亚运会来了，中国足球队的比赛自然是要看的。国庆节晚上，水房里人山人海，个子本就不高的我站在人群的后面，怎么都看不到电视上的画面。回头一看，洗衣台上还有空间，双手按住台面爬了上去。没想到手一滑，小腿贴着台面边缘滑了下去，一阵钻心的疼痛袭来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惦记着比赛，而且私心里以为，拿下泰国还不是小菜一碟？随着比赛的进行，疼痛渐渐远去。随着终场哨声响起，人们回到宿舍愤怒地敲着脸盆饭盒，往窗外砸着东西，而我小腿上的疼痛再度袭来，低头一看，血迹斑斑、白骨森森。伤痕至今仍在，这是中国足球留给我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后来，国足们输掉了许许多多该输不该输的比赛，而我再也没有勇气观看毫无输球底线的国足比赛。直到大五下学期，因毕业设计出差一汽，被旅馆同屋排山倒海般呼噜声吵得无法入眠的我，想着今晚对也门的比赛总不会输了吧，于是打开电视看了起来。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又是一个0比1，失望至极的我彻夜无眠，再度痛下决心不看任何国内的球赛。

至今，我仍是什么球都看，除了中国足球。

